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
第五回 趙匡胤救解書生 張桂英得配英主

詩曰：重背高堂學遠遊，夕陽淒楚增人愁。
煌煌六尺空垂世，矯矯雙雄阻古丘。
勁敵頓然成凱服，異途偏使詠河洲。
祇因遇合多奇跡，千古須教遜一籌。

話說眾喚羅見那大大王本事不濟，疾忙飛奔上山，報與二大大王：「啟上二大大王，不好了，大大王巡山，遇著了一個紅面的後生，要他買路錢，他便不服，登時廝殺起來。不道那紅臉後生，本事高強，十分凶猛，大大王戰他不過，正在危急，快請二大大王下山相助。」那二大大王聽報，連忙披挂上馬，手執銀槍，飛奔下山。正見他步馬往來，刀棍迎送，大大王祇使得手忙腳亂，勢虧輸。那二大大王大喝一聲道：「大哥休要著忙，兄弟與你助戰。」匡胤正在酣戰之際，耳邊聽得呼喝之聲，偷眼一看，祇見又來了一個山王。看他怎生打扮：

頭上銀盔生殺氣，身穿鐵甲威風，絲鸞寶帶束腰中。壺藏金梗箭，袋插鐵胎弓。

坐下追風雪獅馬，捻槍指點西東，楊威耀武下山峰。加鞭如虎跳，聲喝若雷轟。

二大大王縱馬捻槍，上前便刺。這大大王見兄弟來助，即便抖擻精神，相助攻敵，兩個戰住一個。

約有二十餘合，匡胤雖然勇猛，怎當生力相幫，未免筋酥力盡，氣喘心慌，一股怒氣把頂門迸開，紅光現處，早見一條五爪的赤鬚火龍起在空中，望著那兩個大王張牙舞爪。那大王見了，大驚不迭，一齊收住兵器，滾鞍下馬，跪在道旁，口稱：「主公，臣等有眼不識真主，一時冒犯，罪不容誅，祇求主公赦免。」匡胤道：「你二人既戰，當定個高下，怎的跪地乞憐，暗藏姦計，不必多言，快快起來，與你見個雌雄。」二人道：「臣等焉敢有計，委的一時魯莽，不知主公駕臨，致有冒瀆，祇求寬恕。」匡胤道：「我問你，你們口稱主公，卻是為何故？」二人道：「方纔主公廝殺，見有真龍出現，護體臨身，所以知是真命，日後必登九五無疑。臣等情願歸降，保主創立江山，望主公允納。」匡胤道：「二位方纔見真龍出現麼？」二人道：「臣等焉敢謊言？」匡胤道：「不瞞二位，我就是汴梁趙匡胤，祇因大鬧了御勾欄，怒殺了一十八名女樂，故此要往關西投親，路過寶山，不期遇了二位豪傑。方纔相拼，多有得罪。」二人道：「原來主公就是趙老爺的公子，聞名久矣，今日相逢，實是臣等之幸。」匡胤大喜，即忙扶起了二人，問其姓名。大大王道：「臣等二人，乃一母同胞，臣名董龍，弟名董虎，朔州人氏，向係良民，自幼專好槍棒，習得一身武藝。祇因犯事，被官司逼迫，所以權在此山存身。敢請主公到荒山暫住幾日，然後送行。」匡胤見二人真心相留，並不疑惑，說道：「既承二位美情，就到寶寨相擾。」董龍就把裏驢駒牽過來，請匡胤騎著，弟兄二人前邊引路，又叫嘍囉執了蟠龍棍，隨後跟行。

匡胤一路上山，舉眼四望，見那山峰峻峭，柵寨森嚴，心下十分嘆羨。行過了數重關隘，來至昆明寨，往廳前下馬。走上廳中，兩下重新敘禮畢，董龍便把虎皮交椅請匡胤居中坐下，弟兄二人旁坐相陪。獻茶已畢，董龍道：「難得主公駕至荒山，祇是無物相敬，有一兩腳肥羊，臣當獻與主公下酒。」匡胤聽言，暗暗稱奇道：「從來的羊，祇有四腳，那裏有甚麼的兩腳肥羊，不知是何形象，我何不叫他牽來一看，便見端的。」說道：「二位將軍，我從來見殺則吃，不見殺不吃。既蒙厚待，望將肥羊牽來，與俺一看，足見二位的美情。」董龍依言，即便分付嘍囉，把兩腳肥羊牽將出來，就在亭子上開剝。嘍囉答應一聲，往外就走，去不多時，早把肥羊牽了出來。匡胤初時祇道果是兩腳羊，生平從未見著，心中奇異，所以設為詭詞，要他牽來一看，開拓見聞。如今屬意盼望，遠遠的看見眾嘍囉推將上來，吃了一驚。

原來不是甚麼的兩腳肥羊，卻是把一個人綁著兩手，兩個嘍囉夾著膀子而走。一個拿了一盆清水，水裏放著一個椰瓢，一個拿了明晃晃的一把長耳尖刀，一齊簇擁到剝皮亭上，立住了腳。祇見又一個嘍囉走至董龍面前，稟道：「大大王，肥羊到了。」董龍分付道：「快把那廝的心肝取將上來，獻與主公下酒。」嘍囉答應一聲，走下去把那人綁在柱上，正要動手。匡胤見了如此光景，知是要傷他性命了，慌忙叫道：「你等且慢動手，二位將軍，這是明明的人，怎麼稱他肥羊？」二人道：「不瞞主公說，我這綠林中的事情，件件說的都是隱語，所以他人不得而知。」匡胤道：「這涼水要他何用？」二人道：「大凡拿到了肥羊，先將涼水澆頭，凝住了心血，然後開膛破腹，挖取心肝，纔便香脆可口，異味無窮。」匡胤道：「原來如此。祇是雖承美意，盛禮相待，其實心懷傷慘，不忍領情。望二位看我薄面，饒放了他，就算我趙匡胤心領的一般，這便沒齒不忘的大德。」二人道：「既主公分付，敢不從命。」便叫嘍囉把那人放了。眾人答應一聲，遂即解了繩索。

董龍便叫那人上來道：「你這廝，本是俺山寨中早晚供用的食物，不道遇著了這位善緣好生的恩主，纔得全生。你當重重拜謝，感激洪恩。」那人停了一回，過來跪到地上，叫聲：「恩主大王，小民蒙恩釋放，殺身難報。」匡胤定睛一看，好一個齊整人品，一年紀不過十五六歲，生得唇紅齒白，裊娜娉婷，宛然一個美貌女子，嬌艷異常。心下想道：「怪不得做強盜的沒有良心，不知那裏的這樣一個標緻書生，拿了他來，當作肥羊美食。方纔不是我到此，此時已作泉下之鬼了。」遂問道：「你姓甚名誰，作何事業，家住那裏，可實對我說，我便做主，放你下山歸去。」那人聽問，叩頭流淚道：「小的家中，離此有四十餘里，地名張家莊。我父名張百萬。小人名張桂英。祇因我父家資殷富，稱為員外。沒有三男四女，單生小的一個。因為前日遊春到此，偶遇兩位大大王，拿我到此，自分必死，此生不想還家。天遣得遇恩人垂救，解放回家，實係再造之恩，無異重生父母。小人今世不能補報，來生願作犬馬，報答大恩。」說罷，淚如雨下。

匡胤道：「二位將軍，今既饒了性命，必須嘍囉們送他下山，方見二位盛德，終始成全。」二人道：「不消主公費心，臣等自當差人送去。」於是撥了四個嘍囉，著令護送桂英下山。那桂英復又說道：「蒙恩人釋放，願求大名，好使小人回家，焚香頂禮。」匡胤道：「你也不必問我姓名，快些去罷。」董龍道：「你要問恩主的尊名麼，這就是東京都指揮老爺的公子，名叫趙匡胤便是。」桂英道：「恩人他日遇便到小莊光臨，小人父子誓必補報。」匡胤道：「不必多言，趁此去罷。」桂英又磕了一個頭，立起身來，跟著嘍囉下山去了。正是：

劈破玉籠飛彩鳳，頓開金鎖走蛟龍。

且說那弟兄二人，當日分付整備筵席，款待匡胤。三人傳杯送盞，談論閑文，不覺飲至更闌時分，方纔撤席。董龍就送匡胤安寢。一宵晚景休提。次日，弟兄二人陪了匡胤，往四處遊玩了一番山景。回至廳上，重設酒筵，談心暢飲，真是杯盤狼藉，直至酩酊方休。自此，匡胤在那山上，不知不覺住了半月有餘。

一日，心中想道：「我聞梁園雖好，不是久戀之鄉。這山寨之中，我怎的可以久住，倘今貪戀紛華，誤了終身事業，豈是大丈夫之所為？」主意定了，就請董氏兄弟出來，開言說道：「我趙匡胤幸遇二位將軍相愛，在寶山打擾了多日，已領高情。但我一心要上關西，希圖前程立命，趁此天氣清明，今日便當告辭，容圖後會。」那二人十分苦留，見那匡胤堅執不肯，祇得說道：「本欲款留主公再住幾日，想主公前程萬里，怎好羈留，有誤大事，但今一別，未知何日相逢，專望主公得意之秋，某等二人，願當執鞭隨轡。」說罷，分付嘍囉備酒送行。頃刻間，把酒席端好，擺在廳上，就請匡胤居中坐下，弟兄二人左右相陪，彼此殷勤相勸，暢飲多時。祇見小嘍囉捧著一盤金銀，站立旁邊。董龍說道：「主公，此處荒山窮谷，無可為敬，聊具菲儀，稍供前途打個錢兒，望乞笑留，以伸心敬。」匡胤道：「二位盛情，我趙匡胤感佩多多。但我盤纏盡可資度，所賜之物，決不敢領。留在寨中，以作軍需之費，請自收了，不必費心。」董龍道：「主公雖是行囊頗厚，不該把這細微奉送，怎奈沒甚念頭，將這些須為敬，望主公權且收

下，少表我弟兄二人這一點孝敬的真心。」一面說著，一面取了一個纏袋，把金銀傾在裏面，兩頭打了疙瘩，隨手將來放在面前，匡胤見他二人恁般堅執，祇得勉強收了，束在腰間，背上行囊，順手取了蟠龍棍，即時舉步起身。弟兄二人親自送下山來，直至山岔路口，兩邊各叮嚀了幾句，怏怏而別。有詩為證：

虎踞昆明四遠聞，威風凜凜鬼神欽。
相逢傾蓋歸真主，千古傳揚二董名。

按下董氏兄弟回歸山寨不提。單說趙匡胤離了昆明山，望著關西大路迤邐而行。一路上，見了些疏林村景，密竹山光，心下十分贊嘆那弟兄二人恁般情分。此時正值暮春天氣，又見那些桃紅柳綠，草木芳華，鳥語鶯啼，溪泉曲折。因貪觀野景，信步而行，不覺頃刻間烏雲四起，旭日蒙光，那天公變了陰晦。須臾微風陣陣，細雨濛濛，飄將下來，早把道路打的濕了，步履難行，向前一望，遠遠的見那林子裏，顯出一所莊院。即時奔至前面，到那廣梁門首，看那雨時，漸漸的大了，祇得就在莊門前，立地躲避。誰知這兩比前更覺大了，祇是落個不住。偏偏的兩驟風狂，風吹雨過，把匡胤的周身上下，通打濕了。

心中正有些煩惱，忽聽那裏面有人走將出來，把莊門開了一扇，探頭往外打了一看，見了匡胤，仔細的看了一遍，也不言語，轉身望裏走了進去。不多一會，又走出一位老者，把著兩傘撐起，來至門首，與匡胤拱手道：「尊兄莫非東京來的趙公子麼？」匡胤慌忙答道：「在下便是。長者怎麼認得？」那老者便道：「既是趙公子，請到草堂獻茶。」言罷，叫了手下人出來，把行李棍棒接了進去。自己便與匡胤攜手同行，打著兩傘，頂著了大雨，進了莊門，來至廳上，分付僕人取出一套新鮮衣服，把與匡胤換下了濕衣。又把那頂雨濕氈帽除去，換上了一頂素巾。然後員外過來，重與匡胤施禮，分賓坐定。

獻茶已畢，匡胤開言問道：「長者，素不相識，如何優禮相待，在下心實不安，望乞指教。」那員外道：「老漢姓張，名天祿，世居此地，頗有家資。老拙早年去世，不幸年過半百，並無子息，祇生一女，名喚桂英，年方二八，尚未適人。祇因前日改扮男裝，踏青遊玩，不料遇著強人擄去，一命懸絲。老漢無法可施，不過對天號泣而已。誰道命不該絕，逢凶化吉，得遇公子相救，纔得放回。此恩此德，沒齒難忘。故此老漢日日差人在門前候駕，不期今日相逢，足遂老漢想慕之心了。」匡胤聞言，大駭道：

「原來被擄的不是令郎，卻是令愛麼？」員外道：「是小女。」遂分付丫鬟請將小姐出來。不多時，祇見一位如花似玉的小姐出來。匡胤偷睛一看，祇覺窈窕多姿，嬌媚無匹，比在山男扮的時節，果然分外齊整。那小姐走到廳上，對了匡胤，叫一聲：「恩人在上，賤妾張桂英，多蒙救命之恩，殺身難報。」說罷，倒身下拜。匡胤連忙答禮相還。員外把手扶住道：「恩人，你就是重生父母，今日受小女一禮，不足為過，怎的還禮起來。」那時桂英磕了四個頭，立起身來，叫丫鬟看那鞍轡過來。匡胤道：「小姐要這鞍轡何用？」桂英道：「賤妾有言在先，願投犬馬相報，今日禮當如此。」匡胤滿面陪笑道：「小姐講這一句，俺趙某便是承當不起，怎麼以空言翻作實事，竊恐矯情過禮，覺得太執了。」員外道：「不然，小女若非公子相救，焉能重轉家鄉，再居人世，今遇光臨，禮該踐言拜謝，何用多謙。況小女立願如山，若不依他，此心終是不安。」說話之間，丫鬟早把鞍轡擺在跟前，與桂英搭在身上。匡胤連忙伸手過去，將鞍轡提過一邊，說道：「小姐雖係有願在前，方纔已受重禮，若再如此，趙某斷不敢當。請進香閣，無勞多禮。」那桂英再三堅請，匡胤祇是不從，祇得立起身來，說聲：「從命了。」復道了萬福。那員外也祇得叫丫鬟扶了桂英進去。即命安排筵席，款待匡胤。賓主二人開懷暢飲，彼此談論些家常之事，世俗之言。此時恰好雨住雲開，風清景晚。當時又飲了一會，將及黃昏左側，方纔撤席。員外即著僕人打掃書房，端整了床帳鋪陳，請了匡胤安置。然後自己進內去了。一宵晚景休提。

到了次日，員外復命設席，就請匡胤在書房中談心飲酒。當時酒過數巡，菜供幾味，員外執杯在手，說道：「老漢有句不識進退之言，敢告公子，未知可肯相容否？」匡胤道：「長者有何指教，某當諦聽。」員外道：「老漢祇因年近桑榆，並無豚犬，寸心懸念，祇此零丁弱女，為暮景收成之靠，因此急欲擇婿，了畢終身。無奈遍觀世俗，皆非德器。今觀公子，仁禮素著，豪傑性成，意欲屈招公子在此，締結姻親，使小女所適得人，老漢亦承家有託，不知公子可肯見憐，一言相許麼？」

那匡胤聽了此言，心下暗自忖道：「我今拋撇家鄉，正無安身之處，既遇這個機會，何不應允了他，成就這頭親事，權住幾時，然後再往關西，有何不可？」即便答道：「感承員外見愛，曲賜高情。但在下背井離鄉，窮途落魄，又且聘禮不周，怎敢高扳，有辱令愛。」員外道：「公子不必推辭，這是老漢欲報大恩，有此相屈，那裏敢望聘禮？」遂叫安童取將歷書過來，揭開一看，說道：「妙哉，妙哉，喜得今日正遇黃道吉期，正是天遂人願，宿世奇緣也。」就分付收拾新房，整理床帳桌椅等物，打掃後堂，張燈結彩。一面著人置備喜筵，又與匡胤換了一套新鮮的吉服，整備結親。當日諸事停當，急忙著人喚齊了儂相鼓樂人等到家，等至吉時，就將小姐打扮了，請出後堂，一對新人參拜了天地神明，祠堂灶戶，請著員外當廳受禮，然後夫妻交拜，合盞花燭。禮數已畢，送入了洞房，成就了美事。彼此相敬相愛，甚是歡娛。正是：

有意栽花花不發，無心插柳柳成蔭。

自此，匡胤在張家莊，或時與員外廳堂談論今古，或時與小姐房幃消遣琴棋。或以棍棒盤桓，演習武藝。或以杯酌酬酢，吐露心懷。倦時遊玩園亭，尋趣花香鳥語。閑裏往觀原野，抒情水秀山明。

正是有話即長，無事則短。匡胤在那莊間，不覺過了四月有餘。這日在家獨坐無聊，出門觀玩，信步而行。一路間，見了些梧葉飄零，樹木凋殘了紅綠。聽了些蟬聲斷續，雁鴉啼遍了高低。值此金風透體，果然蕭爽宜人。猛可抬頭，祇見那邊半空中，騰起兩朵祥雲，雲中現出兩般物件。祇因這一番所遇，有分教——陌路枝連，一代墳籬成大業。蘭房弦斷，千秋琴瑟啟深愁。正是：

離合總然由天定，悲歡那許在人謀。

畢竟現出甚麼物件，且看下回自見分明。